

WJAN 1944



• 第八期目錄 •



文學的戰鬪 (論文)

散
文
特
輯

一把火
生命
幻影
夢迴
星星的眼睛 (右一章)
贈
原野

金 玉

烏 金
劉 煌
李 哀
黃 海 燕
梁 錦 榮
黃 郭 人
艾 林

陳 排 長 (小說)

源 良 佐

詩
選

賀江之戀
失 踪
歸國草二章
寄妮絲 (外一章)
熟稔的汽船

姚 散 生
陳 容 子
梁 儼 然
馬 蔭 隱
胡 思 明

哈爾濱的青年犯 (獨幕劇)

芳 溼

編 後 記

發行人：陶 林 英
主 編：盧 森 陳子殷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曲江分會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文學的戰鬥

文學的發展，是配合着時代的一箇客觀條件而發展的。所以文學成爲了一般社會史或現實之一部份，作爲社會史的或現實的資料的。這個事體，不用什麼博大的哲理來證明，祇要我們一涉那些史實，就可以知道：一個時代是有其時代的文學作品的代表精神。在停滯狀態中的文學，是表現那時代的文物，在一個停止的不進步的狀態中，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我們是會看到這些一般的狀態。證明了這箇文學與社會底客觀的條件之交互作用關係！

現實的條件，給與文學作者之實際的資料，生存於現實世界——反便與優異的戰鬥中底我們，我們的全部生活，是一個戰鬥的生活，假若那個人不是一個避居於「桃源」底傳說之中的，那末決不會有享受那「平和」的氣氛底生活的——但這是夢想的囈語而已！現代的戰爭之發展，已達到高度的了，類似昇平時代的情景，已不復存在於現實了。現實存在的，是戰鬥的生活！離開現實的，而回到往古的追憶的文學，那是一個古典的，玩弄「古董」的，或「訓詁」的文學罷了。這些文學的內容及其形式，已隨着時代死去，隨着歷史的巨輪而成爲陳跡，成爲文學上的遺物而已！這些文學的作品，不成爲引導人類社會向上的發展，反之，障礙着社會的前進，因爲這些東西，是過去舊時代的代表，舊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復辟的行動！這些東西的出現，顯然是對現實生活的反動行動，對社會之客觀前進事實來一個攻擊，而使成爲一個頑固的勢力，於是，文學成爲其有力的武器，所以一個反動勢力的代表者，永遠被存在於文學之中，作爲種種的言行表現出來，這是因爲文學的範疇與科學的範疇，比較廣泛。科學家處理問題，祇有在於其本身的極小限度內，達爾文求解決了物種的原始，紐頓求解決了萬有引力，愛因斯坦求解決了相對原論，和費勞伊特求解決了人類生活上的重要等問題，都是局限於科學的一部。但是，文學的作者，所處理的問題，那是太廣泛了，宇宙間至大至小的東西，都可以成爲其題材，可以成爲其所描寫的「模特兒」。歷史的人物，是可以灌進新的意識，使其表現作者的歷史觀念。就是這樣，作者對社會觀念的一個表白！科學家是以一個單純的詞調來表達其思想及問題之考察；文學作者是以一個複雜的，錯綜的種種方法，來表達其種種思想，及其行動的傾向，所以文學，永遠是人類戰鬥的武器，不論他所描寫的自然界中底「蜜蜂」也好，歌詠自然界的昆蟲也好，或是描寫歷史的故事，英雄的史詩，都是一樣地爲着戰鬥，把文學當作了戰鬥的武器！而且這種武器自成立以來，即成爲各種各樣的形式，成爲求達到各種目的的唯一手段。

聖經裡底美麗的詩歌，是歌詠對異端的戰鬥，或在社會科學的立場上來看，是歌詠猶太民族的要求解放底呼聲！這些不朽的作品，成爲文學之參加戰鬥的生活底典型。這些文學上的戰鬥，在我們的詩經上，也有同樣的例子。詩經是我們古代生活之最樸素的描寫，最客觀的文學作品，那裡面表現着我們民族間底實際生活之戰鬥性。這些作者，都有實際戰鬥的生活和相當的經驗。所以這些作品，能成爲一個時代底精神的代表，和那戰鬥的方式底表現，成爲一代的不朽底傑作！

史詩之所以成爲史詩，史詩之所以成爲不朽的傑作，那不是基於什麼神秘不可解的條件上面，而是在於戰鬥的徵事底本身。荷馬的史詩，就是在於這點，在於其英雄的性格，在於表現了那積極的戰鬥性。從那戰鬥的實際中，描寫出那悲劇，使其交織着和社會，及人與人之間底種種交涉。從而，創造了戰鬥之美的理性與感性模型。

宇宙雖然是動的，但文學上的戰鬥性，却是不變；其所變動的，僅是那些戰鬥的本質及其形式罷了，換言之，文學是人們的實際生活——意識形態之具體的表現，這種表現當然隨着這些發展。人類生活的實踐，就是生活的戰鬥——對自然或人與人間的戰鬥。人們從這些實際戰鬥生活中，體驗了種種的關係及其教訓以促進了種種的戰鬥的武器，及其方式之種種的進步。文學就是這樣，把那些客觀條件作爲基礎，作爲其處理題材的原則和方法。因此，人類之戰鬥的進步，齎致了文學的進步。這樣，不論那人性論者或理想主義者，……都不能脫出了這個範圍，超越了這個人間生活的本能，而創造了那非人間性的文學。反之，人性論者及理想主義者，是應當了解這個人性的作用，把這個人類之戰鬥的本能，創造其理性與感性之完美的文學作品，不然，那是反人性的，反理性的東西。因爲人性之本能，在求生存，在求速改善生活之理想的境界。人們決不能那樣無動的，在靜止之中，會獲得生存的手段——生活的資料，獲得改善生活的可能。作爲表彰人性，作爲表達人的意識形態的文學，當然要在這個人性之「動」的行爲中，找尋其主題，表達這個人類爲着生存而戰鬥的種種過程。從這些種種過程中，具體地表現着我們的理性與感性，和美的性格。這樣，我們才能表達了那宇宙的，永恆底動律，人性的真美善。假若一個文學作者，不可解這些宇宙的動底根源，那末，就不能表達那整個事物之歷史的進程，其作品的表現，僅是一些零瑣的東西而已。那是沒有性質表現的東西，當然是失去了文學上的一切價值的，失去文學上所包含的意味！

人類的全部生活過程，是爲着生存而戰鬥的過程，作爲綜合的表達人類生活過程之種種底文學作品，成爲了戰鬥上的武器，一個文學作者，應把握着這武器來運用，在歷史的過程中，體驗那戰鬥，表達那些戰鬥！

及愛好和平的國家，都站在同一的戰線上！

一陣平向黑衣的魔鬼進攻，向個太陽投槍下山，那聲音像響亮，詩人說：以後接着這樣說着。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那位穿水滸裏的，雖然換了衣服，牙齒還不住地作對地說：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這是一把火，是統一意志，一把火，是精神力量，我們都擁護着它。」

大家正要發表對四十多歲的孫擊時，機關槍林林射擊，暴叫起來，擊斃了他們心裏直覺的怪怨。

「閃閃的紅光從山脚那邊投射過來，照着一羣人蒼白的臉，和尷尬的模樣。」

「火網噴噴地落在四週，可是越來越遠，越遠越響，越響越遠。」

「不知在那一棵樹上投宿的鳥，咕咕的一聲，向茫茫無際的夜海中只曉得逃去。」

「有一隻相當龐大和氣勢的野獸，嗚嗚的叫一聲，向山谷裏滾滾而下；在矮人的草叢中，被擲出瑟瑟索索地，嚇得人的打戰。」

「大機關槍的閃閃停止了。」

「又漸漸站了下來，慶幸着自已安全，慶幸着好朋友的言詞互相探問着各人的確切，他們一談怪總也沒有更加和氣起來了。」

「低低地報數，和以前一樣到子一十四，便結束了。」

「他們十三個都感覺那四十外歲的年紀長經驗也豐富。」

「這無他，不過我知道敵人的心狠，手段毒辣，比你們更清楚一點吧。」

「他不屈但文很安慰地說。」

「我們現在不走呢！——天氣冷得那無恥呀！」

「再向前走，這還是青年記者的聲音。」

「我們沒有了！——咳！我日本鬼的！——剛才持火把的罵着！」

「前面是暗壓呀，我們怎樣走法呀！」

「我們還有一把火！不過這火是不亮的！——敵人撲滅了一把竹火，我們可以用一條繩子來替代呀！」

「其餘十三個又對這位四十外歲的問他甚麼叫做「繩火」了。」

「不甘給敵人做囚犯的同志們，我們把繩子一長串的繫在手上，大家抓着繩子走，你跌了大家拖住你，我跌了大家拖住我，我們這樣走，又沒有危險，不是強過一把火嗎？」

「這是一羣又在山嶺上互相保護地一步步地跋涉着。」

「在進行中說着巨蛇追火，以及夜行人怎樣判別高的兩盞青光是大蛇，低的兩盞青光是惡虎的經驗話來。」

「第二天的黎明，他們十四個已過了敵人封鎖線，到了清淨的國境……」

（完）

賀江之戀

姚散生

你秀麗而且浩蕩的賀江
像一條粗大的手臂

以無與倫比的殷切的柔情

緊緊地纏繞着我的茁壯的軀殼

我的靈魂以及

我在夢寐中所可羨慕的一切

★

從小就是一個愛河的人呵

我生長於風浪滔天的黃河岸

我曾經胃着

那瀾漫空際的狂暴的風破

穿過熊熊的烽火裘

向南國的山原

無盡的奔馳無盡的跋涉着……

★

我會憧憬於一個光明的日子

和一個美麗的地方

然而我已經尋覓了三年了

那三年多修長的日子

我如同一匹小馬

不會獲得片刻的安寧

終日奔馳於一望無際的莽原上

沒有理想的歸宿呀

★

終於我發現了你

秀麗而且浩蕩的賀江

你猶如一片旅店

在四無人跡的深遠的荒山谷

招徠投宿的旅人

於是我疲倦的身軀獲得蘇息了

我帶着希望與快慰

撲入你溫柔的懷抱

★

我將永遠依附着你

偎傍着你

而且我更以無比的真誠與感謝

接受你豐潤的乳哺呵

即使有一天

我的軀殼化成飛灰陣陣的散去

而忠貞的靈魂

依然偎傍着你如同生前一樣

★

微笑了呵

你秀麗而且浩蕩的賀江

看！我帶着無限希望的顏色

向你殷殷的問訊了

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衡陽

生命

劉煌

往昔肥沃的土地，如今已荒蕪了！亭園台榭，遭遇了惡運，在毀滅的厄運下，也變成了寒涼的廢墟了。

一顆被遺棄的種子，在荒蕪的廢墟上，期待春光賜予生命之熱力。

嚴冬使廢墟更顯得荒涼，霜雪將覆蓋這荒涼的廢墟；廢墟上那影被遺棄的種子，亦將赤裸裸的染了一身的冰雪了。

眼前是嚴冬的季節，在嚴冬之季節裡，那粒赤裸的種子，不住的在顫抖；冷酷使種子沉默；它想：嚴冬消逝了，早春畢竟要來臨的，忍耐地捱受寒冷吧！寒冷終歸要過去，溫暖的春不久將來臨！我被遺棄的種子，到底是有種健滋長的時候。

是的，被遺棄於廢墟上的種子，只要到了春天，到了萌芽發葉的時季，將重有美麗的清香綺夢，廢墟也因有了清香嬌艷之花朵，而獲得繁華之盛譽；那時，無數的人們，那些愛賞

春景飽吸清香的人們，也將踴躍地前來觀賞，為愛這瑰麗與奇香，或將重建起亭園與台榭，使往昔肥沃的土地再生吧！

可是這種子，如今被遺棄於沒有生命的荒蕪的土地上；在沒有生命之熱力的冷酷的嚴冬裡，被棄的種子，像是沒有了生命——生命遭受了厄運；然而，那被毀滅而成廢墟的土地，却維護了被棄之種子的生機，當生命之春光照臨這荒蕪之廢墟時，也將照臨被棄的種子，賜予種子以生命之熱力，種子新生了，荒蕪的廢墟，將獲得種子生命力之傳染，由廢墟中再生。

生存與毀滅是相隔一線的距離。生命之存在與死亡，取決於生命自身的生命之堅持力。如果，在春天未來臨之前，種子能保有本身的生命力，新的生命是存在的；因為春天的溫暖廣大公無私的，被遺棄於廢墟的瓦礫

堆上的種子，終能帶引着廢墟而復甦。因為，種子被遺棄了，而生機還沒有被遺棄啊。

★ ★ ★

當我每次遭逢不幸的苦難而煩惱時，我常是對着一切持有生命的物體出神，我要從生命的本體上求取生命的力氣。和苦難人於苦難中求取生命一樣。

被遺棄於廢墟的荒蕪土地上的種子，捱受過嚴冬冷酷的摧殘，能在苦難中生長；苦難人的生命力比苦難的種子要強，苦難人將更能生長在苦難中。

因為苦難只是生命的磨練。

多少年來，我沒有逃避過苦難的困迫，如被遺棄的種子，被陷埋於冷酷的冰雪的凍層下，無言地在掙扎、持續；我用我所擲去的年華，換取我無窮的生命的活力。到現在，我從不會恐懼過。我知道：恐懼是斷送生命的惡魔。

曾經不止一次了！像遭受暴風雨的襲擊。在戰爭的火焰中，我已經用我僅存的武器，僅有的智力與心血，渡過了死世的漩渦。如今，暴風雨成了昨夜的惡夢，未來的暴風雨，我仍舊是無懼的，因為我知道生命力是內在的，外來的暴風雨熾滅不了被暴風雨層折過的生命。

生命是不會被苦難摧毀的，摧毀生命的是生命自己。

生命的存在，要靠生命本身的生命力去維持呵。

* * *

生命不都是永恆的。
舊的生命消失了，新的生命又將繼起；繼起的生命，比舊的生命更豐富，更有意義。

一株美麗而清香的紫丁香，當她被摧折而凋零時，她並沒有消失其生命；她美麗而清香的花朵，曾經給予觀賞過的人們以多少幸福與歡欣；屆時花葉凋落，而肥沃的土地下，不

正埋藏着生之根苗麼？還有無數種子，亦將於明春隨根苗而再生，重新獲得更闊大的展佈的生命。創造出更多的新的生命。

生命的凋萎，只要是有了幸福與創造的代價，生命是永恆的。

於是，生命應該是用於創造，沒有創造幸福的生命，生命是不存在的；只有創造幸福的生命，才是永恆的生命！

人應該愛惜生命，愛惜生命的人，不應浪費生命！

被遺棄於荒墟上的種子，被磨難於冷酷的冰府中的種子，將是新的生命的創造，苦難人，對着生命之種子，將更堅定苦難生命的自信，為生命而創造！

祝福春天早日來臨，讓被遺棄的種子，創造苦難中成長的生命，予廢墟以再生的生命。

一九四二、十一、於武江之濱

倦鳥之歌

盧森著

詩人雖然自覺到他沒有蒼鷹那麼闊大的翅膀可以滑翔，海燕那麼有力健勝可以雄掠，翡翠那麼本領可在水中來往，鳳凰那麼神奇可以在火中新生！他的自己疲倦了，意志的一對翅膀還不住地在心空裏飛掠、戰鬥着，他要以一分力氣去開闢一段前路，一次拍翼去剝開一座雲封，要以一次打擊增強一分鬥志反抗。以最初亦即是最後的勇敢撲向光明，他有偉大理想，縱然不能達到，也甘願在大空毀滅，讓愛自由的血液飛散，叫天降血雨，許是給暴風雨擲到岩石上成為歷史上的感發號！這冊詩集就是他在人生戰鬥的疆場，蘸血和淚寫成的詩篇。全書精選長詩五首，共三千餘行，選南雄上好玉扣紙精印，裝璜潔美。

定價國幣伍元 代售處：桂林三戶圖書社

陳排長

源良佐

夜，有企圖似的要佔據這個綿亘的山野。整天劇烈的血戰也漸漸地歇息下來，復歸沉寂。——只有極疏落的步槍聲點綴這片荒涼、死寂。

這時候，陳排長從戰壕里躍出來，身上的泥土緩緩地落到地面，他高而消瘦的身材，現在很像一隻瘦倦了的野馬，而他還很姿勢地大踏步闊步。

他且走且沉思着：連長犧牲了，現在營長不知道有甚麼要和他商議。他要翻過這個矮小的土崗，到營部去見營長。

土崗的表面，堆積着無數的經炮火鍛鍊後的焦黑的碎石，像礦山上的烏爛的煤渣一樣。現在，陳排長忘記了戰場上的危險，他到這土崗上的時候，脚下無意間停歇着，回頭望望那公路對面的敵陣；一陣風過處，茅草窸窣如有敵人在那里走動。他猛然醒覺自己站着的地方不安當，忙要跳到山背的低窪地去的時候，可是，「卜察！——」一顆子彈從敵陣飛射過來，攔住他身旁那棵孤然的棘內；他正要臥倒，但，連續第二槍又響了，他的大腿上部像被火焰猛灼一下，心里一狠，便跳躍到山背那條右腿像刀割了一般痛入了心脾。

在一株小松下，他蹲着，用青白而微顯的手掏出軍醫早晨給他的兩顆止痛丸，狼命地嚥下喉嚨，口唇四圍

擠着白白的泡沫。灰藍的軍服，濕漉漉地染着鮮血！

痛是像一條蛇噬着他，使他渾身痠癢起來。他緊緊地咬着牙關，把衣袖撕裂作一條條的繃帶，在傷口的周圍忍痛地纏着，裏茶煮着。他要勉強地站立起來，而一隻脚却好似麻木又好像癱瘓了，隨即又坐下來無望地呆楞着。平時，他是個有性格極端強硬，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可是在今晚這樣劇烈的疼痛和困難的時候，他有些不能支持了。他便無意識地怨恨着誰人一樣，微弱的咒詛聲音在他嘴裏溜出來，飄游在曠漠原野里；表現出無力而懦弱。

他清晰地記起今天這長的光榮犧牲和他當時憤慨的情形：連長給幾顆子彈射進雄碩的胸膛，背上流出鮮血；肺臟像一部壞機器，洩露出肺葉，但他一息尚存，還激昂地從抖擻的口唇上迸發出豪語鼓勵全連弟兄。當時，陳排長曾憤慨地表出他自己決不負連長所望。但是現在，他現在受傷了，懦弱地無望地凝望着松樹底強硬地指着寫着蒼的樹枝；他微弱地呻吟，鬥爭的意識也有些模糊起來了。

沒有人發現他連夜鼻也早給槍聲嚇跑了，他不能再走，頭目暈眩，如是躺在樹幹上，眼前恍恍惚左右走動着一團灰黑的鬼影。黑黢黢的，使他朦朧着回憶起離家的

情形來：

是一個恐怖的，有着一鉤新月的夜裏，年邁的母親倚着一扇半開的門，抖擻的手緊握着他的手；眼眶包含着晶瑩的淚珠，滿頭花白的頭髮披到指著深深皺紋的臉上；她嗚咽着說：

「你的爸爸和你的妹妹……都是這……樣；地……真够慘：呀。你不能再在這……居留了！去啦！祇要你到外邊能够發奮，不要忘這血仇……血仇……好了！」

說着眼睛亂變了一陣，停留着的淚水如泉水一般奔湧出來；濕潤着垂到臉上的如雪後的衰草般的髮絲上。她終於放開他的手，他不回頭，不敢回頭的走了。而他母親還繼續地說：

「你……莫……忘記這……冤仇千萬……莫……忘……我……便……死……也……恨……目……了……！」

那時，他「書生」質的身體，幾乎給這悲慘的事實的襲擊而暈倒了。

離家以後，他開始流浪，經過無數的轉折，受了許多風波，後來便決意走入了軍隊。他捱苦忍辛和新的環境鬥爭。他每憶起家庭的一切：慈祥的父親和妹妹在鬼子明晃晃的刺刀下血淋淋的身體，孤苦而年邁的母親，他悲傷了。有時他更會憤怒得如瘋狂的野獸一樣，想吞噬敵人的血肉及皮毛。

忽然，傳來了輕輕的脚步音，向這里走了過來。他突然地驚醒了，忙要掏出腰際的手槍，眼睛向前面監視

着，憤怒使他連嚴重的創傷也忘掉，血脈像怒潮一樣澎湃。好像殺害他父親和妹妹的仇人就要出現在面前，祇要槍一响，便立刻可以報復這血仇似的……然而，一陣劇痛，一陣昏黑，他昏迷在地面了。

在夜色迷茫里摸索前進的幾位同志，他們看見前頭躺着一個微微顫動着的人，其中有一人低聲說：

「跑過去。唔！快點……！」

走過四五個救護人員，擦亮了手電筒；另一位說：「啊，快……！」於是敏捷地解開傷口再塗上藥，重新包裹好了，抬上担架床。還檢起他遺留在地下的手槍。

「他昏迷過去了！——這是第×連的陳排長；我記得是二年前他是由淪陷區來的青年，營長平日對他很好的。」

他們之中一個人說着，便急忙地走向營部去了！陳排長的傷勢相當嚴重，營長僱來兩個農民，輪送後方軍醫院里去。

黃昏時，他到達一處孤立在大道旁的農莊，歇息在一家土屋里。那兩個農民於任務完畢之後，便在夜色朦朧里，趕緊回家看他在火線下的妻兒去了！

土屋里是靜止的水一樣；陰沉如上頭的黑森森的天空。這里所有的人，是除開陳排長外，只有一個年青的工作員了。可是那個年青的傢伙是挺能幹；爲陳排長換藥啦，我稱草鋪床啦，同民衆交涉啦，還要淘米，燒水

寒冰的空氣從天窗門隙裏不斷地灌進來，使這塵土屋更加是冷冰。陳排長這時爲創口的痛苦所纏繞，他竭力地壓止自己的呻吟。可是傷口像火燒着一樣，他幾次想高聲叫喊起來。

「我永遠沒有機會雪恨報仇了麼？難道我就是無用的殘廢兵了？」

他嚥下滿口唾沫，翻起白眼珠看着，一個臉在床頭黃青色的小包袱，有兩處特別隆突，他便想起那邊還藏着的是兩顆等候爆炸的手榴彈。他想：它不知有沒有機會在我手下爆炸，而爆炸後，每一片破片都鉗進長着「丹仁」式鬍子的人的腦袋去，並且看着他們像豬般號叫，在地上打滾，以至於帽上的「紅膏藥」滿染佈汚泥。他想到這景况，便有些興奮了。手指在搔瘡頭上光光的頭皮。痛苦的臉上浮出一種奇異的笑。

門前的鄉村大道上，時有三五個弟兄來往。有的因爲手指頭被北風和嚴霜凍僵了，便在門外的稻草堆抓出幾束，夾裹着爛草樹枝，辟辟拍拍地生起火來，圍着取暖，直到火熄了然後才繼續他們的行程。

大道上又沉寂下來了。忽然，在遠處傳來大隊人馬的急驟的步伐聲，其間還有馬蹄踏在道上的碎石殺殺作响，近門前了，清朗地聽得人們在紛紜嘈雜着說：「這處接到命令撤退，敵軍冒死地突了進來！」

陳排長和工作員給這些聲音所驚擾，幾頭村狗爲異

常的變動而驚惶起來，躲在茅蘆編成的毛廁內，藏着身體而在狂吠！

這個緊張的局面下，他倆是不能不隨着部隊向後退了。然而，陳排長的傷勢非用担架床是不能行走的。但在這時候，又到那里找人呢！

「陳排長，我要找尋保長替我們找兩個人，抬着你走！」工作員說完，便要跑向門外去。

「袁同志，看情勢來不及了，你先走好啦！我有我的辦法」。陳排長要支持起身子，可又復跌下去，他說話的聲音雖然沉微，但看他樣子很是鎮定的。

那個工作員是走到門外去了，這時整個農莊都在午夜騷亂起來，保甲長都忙着指揮大家實施空舍清野。工作員不一會，又回到屋里來，跑到滿臉發紅，氣喘吁吁地說：

「陳排長，保長聽說你是在前線受傷的軍人，十分感動，便立刻答應來幫忙。一會，他就會來這里」。

陳排長不知在甚麼時候掏出了兩顆手榴彈在手，緊張而又沉重地抖擻着說：

「我走不了，我也不願意走了！……在這機會，我要向敵人索還血債！……我是一個殘廢的人，這樣做，是值得的！」

正在這時候，那個保長走進門來，是一個光禿禿頭皮，黝黑皮膚的中年農民，動作和神氣都是匆忙的！他進了門使用生硬的土話說：「敵人的馬隊就要到了，只

距離七八里路，這是本村派到前頭吹哨的跑回來通知大家的消息。大家都走了。」不過他是素來敬仰抗敵軍人的，他的妻兒跟着大家走上山去，而他才跑到這里來！保長和工作員正將門板緊為扭架床。但陳排長已匍匐到門檻上坐着。他還爽直地說明白，他是不願意走。他感激保長的好意。勸保長快回去照料自己的妻兒，發動破壞公路，不然，便要遭敵軍的蹂躪和殘殺了。這樣的情形使這個樸素的農民的心里感覺非常驚訝。陳排長堅決的意志使他走了。走到門外，他還回顧這奇怪的負傷軍人，看他消瘦的臉上的強硬的笑意！

陳排長又說：

「同志，你沒有武器，快走吧！希望你給我致意營長，我不能和他見面了。——同志，我們也要永遠分別了，你努力幹你的工作呵！」他抖擻的手緊握着兩顆手榴彈，又爬進那被磚石填塞着的井旁的稻草堆里，慢慢地用佈着露水的稻束，掩護他瘦長的身軀，灰白沒有血色的臉孔，仍然現出強硬的笑意！

遠處的手提機關在怒吼。使這村子里僅剩下的狗又狂吠起來。槍聲由遠而近，嚇得那些狗從毛圈里竄出來，垂着尾巴，拼命向山麓的草叢奔逃！

一會兒，密集的槍聲里，人在喊，馬在嘶，敵軍大隊人馬來了。

工作員打開後門，他準備走了。看見陳排長在稻草裏抖擻的手指在慢慢地旋轉着手榴彈的蓋。

他茫然地提起軍氈，隨着北風，走向莽蒼蒼的山林裏去。他的腳脛沾上凝結在野草的嚴霜，但似乎沒有感覺怎樣寒凍。他走上第一重山的時候，突然，他心里早已預感到的聲音傳了過來：

「碎！——碎！」

兩聲巨响從山下的農村傳出來，非常激烈！這個熟悉的手榴彈的爆炸聲消失後，接着恍恍許多搖撼叫喊的聲音，像被宰的豬發出最後的悲切慘叫！

手提機關又在狂吼。

工作員走着，走過不知多少重山嶺，還沒有停歇下來。這時，他的心正如斜掛着天空淡淡的雲層的一彎下弦月一樣，放出很陰沉而憂鬱的微光。

請閱華南唯一大報

中山日報

消息確實 言論公正
銷紙最多 廣告效宏

總社：韶關平治巷
分社：梅縣·梧州

絲妮寄

(章一外)

馬蔭隱

從我們的門檻上失去了
你那含着淵博的智慧的

如深秋傍晚一樣柔和的眼睛

和那削蝕我的靈魂的天真的笑

窗外，像一個迷人的不可解的夢

天穹薄薄地瀉落一片淡白的月色

遠處傳來午夜村狗的吠聲

村狗的吠聲粗獷而凶殘

(那吠聲是一句不自覺的囁語

呢！)

他說：教堂塔尖頂上的十字架

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的徽號

他又說：世界的主人

是一個製造謠言的好細。

釋迦牟尼，讓罕獸德，然而也許嫌說得太遠，然而她是逃出了家的藩籬，走入革命者之羣呵。犧牲自己的幸福，爲了我國的國度，然而——

「病總是纏繞着我的生命，難道殖民地的女兒不配呼吸祖國的空氣嗎！」

她的手觸按着靈魂的鍵子了，那是悲歌嗎？六個月，十個月，給病魔纏綿着。是的，犧牲個人幸福，走入病痛的湖沼，誰不引吭擊節一長歎呢！殖民地的女兒真不配呼吸祖國的空氣嗎？我替她問詢她一切的友人，這個答語是怎樣的？人生似乎在母體里聽見了金屬的產鉗的聲響就已帶來了病痛，爲祖國背負着病痛，在苦痛里却開放了微笑的花朵，我們像自然的進步，病痛也將落在我們的腳後，病痛拉不住我們軒昂的腳步啊。

島上的陳跡我已無法檢拾了，然而我還記得那些住在樓頭的少女，每天讓脂粉磨蝕着生命。在樓頭，在窗前，或者在樹蔭蓋着的馬路上，讓青春奔跑，也讓青春如流水的飄遊；依然隨着朱顏的喪失而喪失了青春的生命，如夏雲之給狂風無聲地吹散，多麼可憐啊！又有多少少女，在家庭，在學校，過着如夢的生活，然而靈魂里依然找不到一點意義。她們自然還有着珍貴的青春，然而少女的青春如曇花一現，并不值得矜貴。我們見過三十歲的，四十歲的女人，終日隨伴着憂鬱，生命塗上了一片暮色。過去的依稀的青春呢？那真像寫在水上的文字，塗在壁間的畫圖，是看不見或者有點朦朧了。

傳說里鳳凰火焚後又再新生。

靈魂是永遠青春的，在烽火中煅煉中的靈魂，又似春草的開始蔓長，病痛拉不住我們軒然的腳步啊。

還是向自由的王國奔馳吧。

(成此文時，島上據說還很鼎盛；而今不幸又淪於夷狄，那末島上還有什麼值得追憶，值得留戀呢！)

青田人最珍愛寶。

無由來會解計的強前

繼太公他們是末斷的行進費

現在生命到頭來一來到

我像夜一樣的沉默

我像夜一樣的沉默

在每個暮暮暮暮的暮暮暮暮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我由這地味不辨別地地地地

贈

黃 郭 人

在歐羅巴，有過一個時代，少女給禁閉在修道院里，而且傳說有一位公主給永遠禁閉在塔內，因為偷偷地有了愛戀。多少年的過去，在中國的家庭却防範着少女踏出門檻呀。一點朱唇，慘淡地在一室之內隨伴着青春消失，我不知是感動却是悲哀，為這些可憐的少女。十九世紀俄國的虛無主義者的少女，以着一種有趣的舉措英勇的姿態逃出了家的藩籬，走入不幸的叛逆者了。烽火然燭層的國度的少女，又多少奔馳于廣漠的郊原呀。

德蕊西列美娜，麗莎或青山櫻子，我們彷彿想起那異國情調的，或者有着藍色的麗仁。麗娥或玉貞，而今還有羅湖，向前，林林，怪漂亮的名字啊。這給我們想起纖長的身條，尖尖的手指，有的是古代弱質的溫柔的記憶。還想起挺健的胸臆，擺着渾雄的步武，使人對這古國有無窮的興奮了。

□□呢，那該□□的朋友想想吧。

六個月前，十個月前了嗎？日子真像從不停過脚步的流水，去了永不回頭了。□□由島上來到革命的人羣里，六個月，十個月啊！在身上帶着色情的霓虹燈光照耀着的風路走着，我替她展開了可愛的綠茵的前路，有誰不替自己的將來織着錦嗎。後來當她在風雨中，在如雷的轟炸中，由死線走到了生的領域，由可怕的黑暗地層進過了天堂，我又想起了她的家。「今年元夜時，燭色應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滿青衫袖」。于是更由此而想到她的哥哥，她的嫂嫂，是如何的帶着怨憤去渴盼她的消息。而我朦朧地顧太陽，該月亮拉長了影子，偶爾在她的家門走過，一種神秘的奇異的感覺緊緊地扣住了我，里面的謎我很想知道，然而我竟只聽見一片寂靜。

幻影

李哀

有一天夜里，我輕輕地掩上了門，像往常上街去買東西或者到別處去，看一個朋友那樣隨便地走了出來，走了出來就一直沒有回去……

到現在想起來總覺得有些惘然，好像失落了一件東西。為什麼那時候不在這掩着的門口多逗留一回？為什麼臨走不把燈吹熄或者留一個字條呢？說起來也真是的，這正當甚麼意義的年齡，一個人生的傲慢的過客，有着太多的擺脫和不服反顧的勇氣，而那一塊去地和土地上的那一塊地我都有着深切和友誼，在離去的時候竟頭都不回一回。

我就是那樣隨便地離開的，祇覺得生命僅僅是一次空虛的旅行，那條途行和這接連是絕無餘餘的舉動，極不自然的人生的禮節，對於一個太年青的人是多麼累贅。

離開那邊一直到現在，却又痛苦的思念着，常常在深夜里從夢中回去，回到那里曾經為我所熟悉的故土去，尤其在，當身歷了家園和種族的苦痛，經過了長長的漂泊以後……

在我居住的矮莊屋前，伸展着一條靜靜的林蔭路，那蔭路。帶有些法國風的，更有着藍得像意大利的天空和水晶色的雲彩。在路上飄散着盛夏的葉香和香醇的氣息，秋天來了以後，路上就落滿了褐色的小花葉，疏疏的，像山谷間的古松林。詩一般的洋溢着二個季節的感。路畔的田野是片極粗的蔥蘢，而在暮末初秋的時候，無數鐮刀在半刈的起滿側閃光，扇形的雲映照着落日，照在那些只剩了稻穗的阡陌，美如同天上的雲，嘻笑着從斜坡上走下，葫蘆已解大腹變瘦了，更使這草

愛的是那茂綠的甘蔗田，很高梁般的叶子青青，驅幹粗實而飽滿。孩子們常常在沒有月亮的夜晚成羣結隊地在這里偷掘甘蔗，靠近一棵大山毛櫸的旁邊，有一條明淨的溪流，在秋天里鏡一面鏡子，時時刻刻映照清雲，樹木，飛鳥和來溪邊洗衣盥洗的婦女，山茶花和喇叭花開得又胖又美麗。這季節，是我的季節，叫人有一點點回憶，有一點點憂鬱。

我時常在編完大接稿件以後，帶着沉思和回憶，帶着蕭瑟和寂寞，在蔭路上走着，很容易忘記了回去，忘記了晚餐或者一個約會，而在夜晚，蔭路就更美，月光透過葉隙，在路面上鋪上了一幅輕紗般的哀縵，那位友人來了以後，我們便一起在月光下走着，我們差不多有着共同的感情和夢想，相仿的年齡和身世，愛着同樣詩，楚高的狂馳的色彩，愛着一點點詩和孤獨的散步，這是我們感情共同的基調，而在生活上，各人却有着不同的傾向，尤其對於戀愛的觀點，他是帶有一歐子道德性的。他極珍貴

將自己的精神重聚，不肯隨便揮霍，即使是在最艱苦的時期，也極慎重地支付着自己一點一滴的感情，生怕揮霍了收不回來，而我呢，却恰恰相反，由於絕望而狂亂毀滅了自己的希望，幾乎是竭斯竭式的，笑着，醉着，遠遠地離開了時代而沉溺下去。聊懶的臉龐沉重的心的，他可以唱一支個個色調昂貴的頌歌，而我却祇能唱一點小小的夜之類的短曲……

「其實你並不需要這樣生活的，很可以過得快樂些，我說，希望你不要把精神弄到極度了，那是可怕的……」

「然而，我又說回來，我們到處不能成爲一個樂天者……」他已補充了一句。

我默然非沒有回答一句話，心更沉重了……

而蘇維埃的痛是這樣的，狂亂的生靈在痛苦中，常常喝醉了酒一直到第二天才醒過來，拼命抽着烟，常常希望做一個肉體的輕蔑者，甚至有些時候，在半夜裏起來喝了一杯酒衝出去，在暴雨裏奔着，跑着，一直到天亮才回來，疾病，飢餓，愛情……

……那種生活是多麼可怕呵！正如「滿加泰的俘虜」中的那個對人生絕望了的對自身又失望了的俄羅斯青年，是世俗的反抗，是自然之友，常常描摹着快樂的自由幻影，一種維曼帶克的感傷，宿命的熱烈的衝動。

……何等的可怕呀，環繞在周圍的却到處是罪惡，到處是殘酷的運命，在一個個暴亂的時代，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個青年應有的時代的感情。

……在那些日子裏，我們時常在一座白屋下黑臥室裏，拉着小提琴，談着一些無聊的談話，和傳奇，我那時候正讀着法國文學，他卻喜歡讀一些北歐神話的散文，我常常講着拉馬丁，或者，翻覆的讀着羅蘭先生的「愛與死的搏鬥」，而自已深深的感悟到，在我們的目前這個時代正有着極相似之處，在我們周圍全死了，全毀滅了，一切切斷了人類的關聯法律，災難的蔓延，忠誠良善全死了，一片荒涼，這世界發着光亮，其餘一切全是夜，是的，什麼都是一團黑暗，虛偽，欺詐，陰謀，虐殺……惟有愛情還有些人性的溫暖，多少還袒露了一些生命之真實和善良，於是想追求一個永遠的女性，追求人性至美的典型，想叩開了愛情的門逃脫出去了，這又是多麼稚氣的想法，經過了艱難的艱難，當愛情的門爲我而開啓，在逃向「自由的幻影」去的路上，我受了傷，流下了血，不止一次的跌下去，那條路上委實難走，並不像理想的那般美麗，更不是一條通向真理至極之太路，而好比是一條小徑，崎嶇而又險峻，祇不過，當你經歷了愛情和死之苦惱，你才可以多少懂得一點生之至高的意義，跌下去又爬起來，仍然攜起那支響亮的手杖！

……是的，我是人生之長途上的一個疲於奔命的旅者，幾次想從旁邊的小徑中逃說出去，但受了傷又回出來了，依舊走上了那絕望的前路。

……今天，我痛苦地思念着，那些狂亂的日子，那些可怕的日子，常常在午夜裏從噩夢中醒過來，想起生之歷程的艱險，想起人間的一切罪惡的毒毒和罪惡的眼睛，但一切罪惡的根源是制度，我依舊堅執的相信人性是美麗的，這美麗的人性之花決不會在黑暗中開放，那裏，願諒我，由於愛，我刻骨的懷恨着愛我的仇敵，又憐憫着自己，憐憫着那些被傷害了的，被欺騙了的可憐的人們……

朱 踪

陳 容 子

深夜關門，
而滿樓的樓中
有我熱帶的家，
非離離我所能憐惜！

如夢的對天
合歡樹葉子

沉沉地為垂着
葉園裏的搖蕩
「榴蓮熱帶的香味啊！

眼裏看香的淚痕
怕我來到

夜來香花棚
在狂風狂雨之夜
由狂風狂雨之夜
由狂風狂雨之夜

那是個靜靜的晚上

蔚藍的天空
有金色的夕陽
帶着幾顆樣的繁星
而我空虛的生命
正跨入憂鬱之門檻啊！

弟弟自若於暮色裏
帶來一隻失家的鴨
要媽媽織成竹籠子
狹的籠，籠住了鴨的一生

從那夜起
鴨是我家的囚客！

那夜起之夜
「鴨！鴨！小鴨噤了又噪；
在狂風狂雨之夜
鴨被禁閉底生命
沒有無窮止的
「被禁閉！

在黃昏，破曉
或在他失眠的夜裏
鴨被痛苦擁抱地呼喊
每每承動了
我底懷念呵！

「區，該死的醜小鴨！」
弟弟也厭惡它了
「八月半快到了，宰了它做餛飩」
媽媽喃喃地自語着，

我心頭一天一天的沈重
喂，相對無言的
醜小鴨呀。
人們對妳
是包藏羞
一片痴心呵！

不久以後
鴨有秋水般靜默了
是只喉嚨癢了嗓子呢？
還是忍受痛苦在
默默地生長呢？
我懶於究問了！

秋之氣息是清爽的，
秋之月色是明亮的，
明亮的秋月快圓了，
鴨在苦的日子裏長大
却有一套
中美的白外衣；

爲了鴨
我有無窮底憂鬱呀！

在一個
水流人靜的夜
弟弟發覺鴨失踪了
母親咒出鴨負心的故事
鴨竟聽失踪了

「鴨的失踪！」在我是長明白
呵！

鴨呵
崇慕妳籠外的自由
願妳永遠永遠
生活在遠處

自由的綠漪中
妳的叛逆，
我讚歌着呵！

如今，鴨的失踪
已是四年前的故事了，
我也靜悄悄
離我熱帶的家

久戀的園林
以及寂寞的小廬子啦！

我來在祖國的胸脯
走着、歌着、

而又戰鬥着！
我是祖國的兒子

因爲祖國有
自由的草原
有我光輝的生命嘍！

幾年來在

戰鬥的日子裏

我怕看頭上的月亮；

今夜這裏，

有秋季最好的月光，

呵，我的第二故鄉呵！

可有一樣美麗的月光麼？

今夜，

月光滿椰林

那兒，我有遠別的家

有着我熱帶的呵！

我懷念我的媽媽！

更記得鴨如何失踪的故事呵！

一九四二年的中秋夜在曲江。

熟稔的汽船 胡思明

我常常立于海岸
你來了
烟窗閃閃揚起了
絲巾

萬頃波濤爲你舞蹈
我聽到
海濤和巖石暗礁
鏗鏘的音响

迅速的航程
把遊客的旅途縮短了
早晨還在門前的碼頭
夜晚却在異地他鄉

你有滿腔沸騰的熱血
有鋼鐵的筋骨
有不懼風暴的肌膚
乘萬里浪
航行在自由的海洋
你撲擊的汽船呵！

我熟稔你
我是在海濱長大的
我們並不是陌生的朋友

我傾慕你的英豪
我更確信你的兄弟
纒地球的偉績

於今
你哀傷童年的遠逝
壯年的英豪也減色嗎

海洋自蒙上血暈
你憤恨地離開
走入狹隘的內河
你依樣爲同胞服務呵

祖國將得到勝利
海洋將恢復了自由
那時你可如曩昔
呼吸在自由的海洋

與那些短夢驟醒的回憶與遐思。

記憶告訴我，在不遠以前，我曾有過一個夢的故事。

對着自己所心愛而信賴的人，我會說出對於祖國的眷戀和欣慕，當我還流浪在離祖國土地遠遠的海上，望着那葉破帆，一隻孤舟帶着我而飄駛，我說出：

「如若我能得再生，我願將來能永伴着祖國的土地而長眠。」

這時正當我們坐的汽船飄浮在南海，還未越出敵人封鎖網圍的時候。

「在夢中，我睡在珠江灣畔的時候，我要再見那火熱的紅棉和那坦白熱情的人們。」

但，如今，我是輪着在濠江河岸

邊的草地上，聽那流水聲，湍湍地往南流。

這是可恥的羞愧呢！故鄉正蒙受着恥辱，而自己不能像旋風般捲入與敵人作殊死的搏鬥，却像一根水萍似的飄流，遠離着故土。從一個地方流到別一個地方。

生活的方法是飄游。可是，屈辱的飄游委實是痛苦的源泉呢！牠扣敲着我的心靈，拷問着我自己靈魂的主宰。

於是，我又做夢了。我極力挖苦我自己，挖出一個苛刻的要求，我要做一個真實的自由的人。

我遂沉醉在夢裡了。

一九四二·八·桂林

歸國草 (兩章) 梁儼然

一、足跡

屢躑愛戀着祖國的草原
心靈寄托在鬥爭的懷抱

每天握緊了激憤的雙拳
每天牢記着陰沉的血債

塵土里印過瀟灑的遺痕
風沙中煥煉羸弱的體格

我們是尋求自由的勇士
我們是革命鬥爭的一群

二、桂林湖畔

月色淹沒柳堤
湖水顯得更澄清了

當夜鳥劃過林間

涼風沐浴着橋邊人的遐
念

行客的幻夢

遊漾在美麗的樂園

湖濱的伴侶

把閒情付與鶯聲

寶豆響者底鐘音

敲出一片片之沉寂

仰望明媚的天空

相思人在月裏

後記：七月卅日夜在桂

林，被警號送我

到湖邊，使我享

受了人間的自

美景，一時興動

寫此。

夢迴

·黃海燕·

我愛做夢。

在往昔的日子裏，我曾結過紅的，綠的，藍的，白的夢。夢裡像有着彩虹似的雲烟纏繞着我的身軀，是那麽輕忽而幽美。一切的夢境是那麽的美好和寧謐，更其值得追懷的，是我常常夢見的人，他們自由地來，又自由地去；多麼一個自由的樂士，他們笑，他們哭，笑着為那些覺悟的人而祝福，而哭着為那執拗而困守着廢墟而怕見光明的人。一陣淡白色原來是那些奴才的臉孔，藍色的憂鬱蓋着那

綠色的青春的日子……多可憐呵！但不，一陣血紅的睡烟好像又把他們焚炙得變了面貌。呵！原來他們也伸舉着膀臂呼喊着要求自由與光榮……

這一切原也是夢，是人類歷史的地的真實的夢境。

當我張開那惺忪的眼睛，我又覺得自己在這世界仍然是做着夢，不過是夢些更大的而又更為美好的夢吧了。

我不怕夢醒，我又不肯去追尋那失去的破碎的舊夢，但我又做夢，我希望每一次的夢境都能啓示給我一點更實在的物象，給予我去做更好更大的夢的能力。

於是，我沒有傷愁，而我更酷愛

星星的眼睛 (右一章)

梁錦榮

寄愛海的朋友

啊！你，愛海的朋友，不見面很久了，吧？
望着那翻滾着浪波的碧海，望着那退漲着潮汐的碧海，朋友，我想起你了。
是的，你是愛海的朋友。走過山，走過海，又踏過平原……你爲海戰鬥，你爲新生的祖國戰鬥；朋友，愛海的朋友，如今是在那一個地方呀！
在清晨，在黃昏，我看海，我想起那有海一般熱情，海一般勇敢，海一般自由底友人。
我知道：你一定是在戰鬥着，沒有死去，而且這一定是戰鬥着在近海的地方。因爲你酷愛着海的呀！
你說：你愛海的奔放，愛海的熱情，愛海的美麗，愛海的遼闊，可不嗎？你是在海邊生長的呢！
是一個夏天，我和你寄居在珠海之濱；那時，你的臉上洋溢着海的熱情，你的舉止洋溢着海的熱情。因而我也愛上了海，愛上了海底愉快的氣息。

如今，傍海的友人遠離開我，怎能不懷想呢？我有着海一般記憶啊！遙望着海，遙望着遠方的海，我作着海的夢。
你，愛海的朋友，甚麼時候再回來呢？甚麼時候回來和我一握溫暖之手。呵！你，愛海的愛海的朋友呵！

星星的眼睛

在寂寞的時候，我想起了星星。在寂寞的時候，我想起了那雙星星樣的銀色的眼睛。
多麼美麗又多麼熱情的啊！……看到她我彷彿看見天上的星星。
可是，天上的星星却失落了。在一個沒有月光堆滿雲塊的夜晚。大地是那樣的陰黯和死寂。星星的眼睛在我底眼前飛去了。
從此，這土地里沒有了她往日的笑容，沒有了昔年的歡笑。我懷戀星星，我懷戀那雙星星樣的銀色的眼睛……

我記憶，記憶那一夜；是七月，藍天里，閃灼着一顆星，她在我底眼睛裏放出了偉大的光芒，我心底里燃起熾熱的烈火……
從此，我便愛上了那雙星星樣的銀色的眼睛了。

於是，她在我底眼前媚笑，她用手拉緊着我的手，她的靈魂暖熱了我底靈魂……
然而，我也仍記憶，記憶那一夜。她說：她不能再在香港逗留了。她愛自由，愛祖國，愛光明。
於是，她去了，去了，是那樣的輕地。

於是，我也就失落了，失落了，是那樣的輕輕地……
在寂寞的時候，我想起了星星。在寂寞的時候，我想起了那雙星星樣的銀色的眼睛。
夜里，我望向天，仰視月，遠眺繁星，那一雙眼睛呢？
我惘然了！我惘然了！（卅一年七月廿晚，於香江）
然而，如今，我却回來了。星星的眼睛呵！又在我底眼前媚笑了。多麼美麗的笑容呀！……

哈爾濱的年青犯

· 混芳 ·

前言

拉里柯甫的名著中，有着一個描寫一八七一年五月，巴黎公社失敗在諦愛爾新政府史實的「凡爾賽俘虜」，中譯的體裁則是常見的，為了目前的劇運蓬勃而獨幕劇本却很少，筆者便把它改變過來，編成了此幕抗戰宣傳劇。我想，這在淪陷區和前綫地帶演出，也許更有意義吧。

人物：松井少將，日本駐濱江（哈爾濱）的最高軍官，五十歲。森田中尉，松井的副官，二十五歲。

藤田日官，年輕的日本少尉，十九歲。

高爾源，六十四歲，年老的中國醫生。

萬國泰（萬兆祥），廿七歲，吉林西北部義勇隊長。

松井少將的中國人女傭和士兵各一人。

時間及地點：一九四二年的三月下旬，在哈爾濱日軍第XX旅團司令部。

部的長官辦公室

幕啓時，松井吸着煙在翻閱文件。

森田：（敬禮）報告。參謀處剛送來兩份情報。

松井：（翻看一遍）五間中學校嗎？非懲治他們不可，一定給匪徒混入去了，怎麼敢詆毀我們改編的歷史課本呢？哼，正確的歷史必要講授的，「九一八」的前部史，尤其滿洲國成立後的後部史都一律要講。……（再看）哼，太阻！這班匪徒又種搗蛋嗎？森田，通知隊伍和警察局，今天民衆都要佩帶順民証來往，沒有的全綁起來。那幾個中學的校長和歷史教員都拿下來。聽清楚了，馬上傳令。

森田：是，官長！

松井：并且叫他們實實在在的幹，三個月的被夜襲就損失太大了，這回絕不能馬虎。哼，我讓來這區決今年了，匪徒總殺不光淨，你們這導儀儀里，……叫他們幹完一點也不防事，讓那些賤豬殺雞鴨我們的顏色。

森田：是。還有什麼吩咐嗎？

松井：拘捕時不必活捉，反抗的就殺他兩刀。

森田：是，官長，一切就照辦吧。（掩門離開，外面有些嘈雜，森田似乎有點戰慄）

松井：胆小如鼠，不要發抖呀，森田。大日本皇軍是不會共，那那樣神經衰弱的。……（森田）森田正是皇軍在

槍決匪徒呢。

森田：是，我們不用怕哪。最可憎的匪徒（敬禮）
偵百官：報告——解來。必倒沒有顧慮的人，在市場
買零食的。

松井：帶到馬家溝馬場附近即刻槍決。本隊再問什麼
偵百官：是（敬禮）（退）小橋井的來續送上廿四牛奶
紅茶）

女傭：官長，牛奶紅茶竟斷了。

松井：（嚇）就放在這兒（敲桌。外面排槍聲。）

女傭：（發抖）哦，槍聲又嚇得這樹厲害，一草一木不能
安靜做事，真可怕。

（森田再入）

森田：官長，滿洲國的第七國第一營營長王承昌來報告
，在傅家甸利佛國公墓一帶，經過半個鐘頭的搜捕

，已抓到了七輛匪徒和一輛裝着槍的支隊長。

女傭：哦，怪不得車上有槍聲，原來土匪又要造反。不
過，聽說匪徒也多了，官長上月帶了那兩個什麼物

資統制所，很多人便偷偷跟土匪公地跑了呢。

松井：（不聽她一眼）好了，別嚇唬着我們。（對森田）你
再講那小傢伙的名字哪。

森田：好像是姓萬的，萬……萬國豪。

松井：姓萬的？這個姓氏的人在此地就很少哩。

森田：不過也有呀，新安埠不是有幾位姓萬的。而且這
里的有名中醫生萬國源正是他們一族人。

松井：（聽）二嫂手裏那那些姓萬的人……

女傭：怎麼不認得呢？我姨那位表姨的娘家就在新安埠他
們姓萬人附近。萬國源這老頭子的老家也在那兒
。兒子萬兆祥臉白白的，人們都說萬新安埠的半
男女，替姓姓去脫媒的都給那孩子罵回來，可真
奇怪。

松井：（聽）萬國源，不過我問你，萬兆祥這青年生得怎
樣的模樣？

女傭：這就難說了，官長。他十六歲那年離開這里，
跟叔叔到北京念書，三十歲那年回新安埠。一
，說要進甚麼大學，住不上一個星期就跑了。那
時他瘦頂頂，還是那麼白白的。今年新春也回到
家裏一次，聽說不上三天就跑返關內去，我都沒
見過。

松井：（聽）森田，這個小傢伙小混蛋可就是胖白白
的？

森田：報告官長，我沒看見過他，是于營長口頭通知的
，人還在他那邊。

松井：（聽）森田，（聽）森田：（叫）于營長都把他們
解過來。

（幕後有叱喝聲，有老年人哀求聲。「不能進」了
不會……我是松井少將的老朋友呀……）

老萬：（一邊闖進來，龍鐘地，一面又還喘着。）……
我對您有要緊的事商量。（強笑地鞠躬）對不起

殺他一次。

松井：那是不可能的，萬老先生，我不能這樣隨便的做。你的兒子對皇軍侮辱，對滿洲國叛逆，這是必須受死刑的，即使我的兒子也不能完全赦免的。

老萬：呵，不……我是完全赦免。懇求官長不要處死他，審判他監禁他或者驅逐到朝鮮做工去也都是好的，應該的。官長，我年紀比你老，就祇這獨生子，求你救救我，救救他哪……讓我就跪在你腳下吧。（重又跪下去）

松井：起來吧，讓我替你想。一個忠心替皇軍和滿洲國服務的人，他的要求我總會盡力設法接納的。（沉默片刻）祇要你的兒子宣誓以後不搗亂，完全供了土匪的住所及計劃，而且在我這裏一同工作。否則，同他們土匪一樣，一排槍就認不得甚麼情面了。哼，絕不能放縱一個匪徒的。

老萬：好吧，請求官長給我見他一面，我會罵他說服他，他會對官長們懺悔的，一定肯快樂地跟官長工作。

值日官：報告。佛國公墓的匪徒都解到了，等官長的命令。

松井：好極啦，帶萬國豪進來。其餘的我立刻就拷問一下，非給他們點厲害不可（「是」！——值日官下。）森田，草一張命令，下午三時就槍決，我回頭來簽字。萬老先生，你的兒子就交給官教訓

他吧，馬上就會進來的。

（松井下，森田坐在辦公桌寫命令，老萬焦灼地坐在靠椅上呆望門口。）（值日官兵士押萬國豪入。）

值日官：森田副官，官長請你把命令拿出去簽字，叫你一同去審判，萬老先生，官長囑咐，准你們談半點鐘，因為下午三時就全都槍決的了。如果這匪徒逃跑了，你負責。

（森田，值日官，兵士，同退。國豪憔悴地，手臂的彈傷還流淌着血，他一股就躺到另一靠椅上，空氣是沉悶的。）

老萬：（憐憫而癡癡地跑過去，執着傷的手）兆祥，你幾時跟他們一起做不知死活的勾當呢？不痛苦嗎？哦，流血太多了，太損虧血氣了！——好孩子，怎麼不說話呢？告訴你，全哈爾濱的人都認得我，而且我也醫好過壽川一郎的兒子，醫好過阿那達信的老婆，也幫忙過松井少將的弟弟，你是不致於被槍決的……

國豪：爸，這都和我無干，別說吧。我現只想着……（乾啞地咽一口氣）

老萬：想清楚什麼呢？渴吧，飲杯開水。（斟茶）孩子，潤潤喉好對爸說話，半點鐘後那幾個匪徒都被槍斃啦，你剛纔也聽到了吧？

國豪：（飲了滿盞水）聽到的！

老萬：你知道嗎，兆祥，人家槍殺你們像殺死一隻老鼠

這樣個強者！

國家：啊，槍斃的痛苦是剝那的，但生活的痛苦才太深長難熬！而且，我個人的痛苦是微少的，幾千萬關外同胞的痛苦才重大呢。所以我對生命的價值就頂大，如果人人都像這樣拋出命去撲殺日本鬼，爸，你想想日本人能有多少來填補呢？鬼於是退走了，同胞們都覺得這關的生命了。這明天日子也就再降臨到我們關外的地方來。光明日子？幸福的生命？我的好兒子，你年輕，你的驍駿正給天賦而高貴底靈魂在燃燒，所以你的眼見一切都有光吧！但是你却缺乏這世做鬼你不止這的經歷，你的話都是夢想，幻覺，……

老萬

國家：不信你的話，爸，假如照你那樣說，昏暗的世界不會再有幸福，那我更願意死。但事實又並不如此，告訴你吧，爸是不知日本鬼統治下的昏黑世界快崩潰的，新的力量，光明的勝利，在祖國的內部都強壯地萌發了。你是太保守於老朽的世故了，今年初春的長沙三次大捷，蔣委員長的解救東方民族，中國戰士又在國外種甸節節得勝，……這些你都沒有聽到，你都沒有想像過，啊，中國已經變為亞洲的一匹雄獅啦！爸，我們要拚命從惡勢力中解放自己，解放下一代，勝利是握在我們手裡的，幸福日子就在後頭呢！

我們的血絕不會白流的，我們的生命絕不會白送的。爸，你應該忘記我嗎？是怎樣死的？你死天不看見鬼子們的兇蠻行動嗎？你願意兒子活著做牛做馬嗎？

老萬

兆祥，這都是廢話。你受了太荒唐的欺騙了，多年來我們都受着這樣的磨折，再多二十年也會是那變生活着的，但我沒有了你，我即使要多活五天也不可能的。你看，時候快到了，孩子，你答應爸的要求吧，你不能活活的死去，你就說已經覺悟，你說不再跟土匪一起吧，只須對爸一個人說，你的生命便保存了，爸是太老了，要我保存生命嗎？但伙件們的更多生命，而且更貴的負擔都是珍貴過我一個人的生命，爸，請你拋棄那卑鄙的希望吧，況且兒子也不是懦弱能弱的人，我不能懦弱地讓幾萬個同胞來咀咒的！爸，要是你愛我的話，就視爾兒子的正直而勇敢的死吧！你想想，民族解放的革命鬥爭是多艱難，多偉大的工作呀，我應該為它而死，幾萬萬中華兒女都準備為它而死，如果你能讓兒子英勇地抵擋狗腿忍受敵人兇橫的子彈，你也是以在同胞們中倒斃，你也可以得到別人的崇敬，不該該做一個民族戰士的父親嗎？

老萬

兆祥，你是對的，但我老了，我沒有勇氣讓你去死，救救你那無力的老朽的爸爸吧！

國豪：是的，爸，我正救着你，我正要用生命救你，救全國的同胞，救一切被壓迫者，你相信吧，不久就會有一個新的國家新的世界出現了，那時沒有今天的被拷打，被剝削，被欺侮，被搶掠，被姦淫的痛苦，那時無論男女，無論年老的或年幼的中國人都享受到自由平等的幸福，以後再沒有那魔惡鬼威脅着你們的生活，你們再也不用恐懼地、卑賤地捱日子了！啊，爸，你說，一個青年怎能眼睜睜着自己的種族任意被人家宰，被人家姦，被人家毆呢？爸，一個月內你聽到的慘事會有多少次呢？你相信這就是人間的事嗎？……

老萬：好了，光說，別太興奮了，爸也難過呀，這地獄般的人間！孩子，爸何嘗甘受別的家呢？爸怎麼不記得每一天的慘殺呢？啊，孩子，原諒爸的長縮和無力吧，你……你就直直地死在偉大而高貴的鬥爭中吧，我……這無用的老頭兒就辭你，……啊，你媽也許會安樂地微笑着迎接你呢！……（抱着兒子的頭就大哭）

國豪：我的爸爸，有了這明白的道理好爸爸，我這才幸福呀。那麼，也許時間到了，再會吧！（用力搖一下老萬，揮開手便想衝出門口，但兵士和森田剛入，塞住門口，國豪便撲過去與森田展開的短槍，迅速地自殺了。）（大家一怔，值日官和松井也急惶惶地衝入，松井喝問：誰敢放槍！）

原野

艾林

而空曠的原野，遠方人攜帶一夥虛誠的心，走向那自由而空曠的原野。有如一支響亮的詩歌，噴亮的詩歌，噴亮的詩歌，如今，在遠方人的腦際，永遠擦起濃郁的憧憬。

寄懷在烽火狼烟的山城里，南國的原野賜予了，當醒的記憶：當遠方人把眼光投向那綺麗的原野，當是以興奮的情懷，嚮往那橫過山谷的英勇的無盡長的戰線。

當春天來了，原野上裝飾得有如一個美艷的紅流，當她懷着鮮艷的花朵，蓋着輕薄的嫩綠，粉霞宜，寧靜的心緒，追懷南國的原野，一切言語都不適宜，祇有唱一支原野之歌。

而今，時代已經轉變了，原野沾染了幾場的烟霧，灰黯了，所有往昔濃密的夢，消逝在烽烟中，如流星的墜沉，那兒祇有濃重的漫天的塵土；一切春華都如階前的桐葉，脫落於烽火中，幻滅了。

如今，遠方人祇能在原野上沐浴秋月之光，捧着一夥滴血的心，在山城的郊原上，嚮往於時代的沃土，重新創新生之命苗。

秋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雪來，西風歌）

願望一個個的秋天，一個個的冬天過去，待期春融解成巨流，灌溉南國的土地，南國的原野將重新新的綺麗！

生活在原野的子民，該又會是如何的幸福？

國豪：爸，兒子用不着敵人凌辱就自己動手了，再見！

啊！中華民國是勝利的，中國萬歲！

老萬：（撲伏在屍身上，呆看了片刻，突地立起來，眼

光是兇鏡的）哈，萬福源的儿子是一個民族戰士

，萬福源不能用卑劣的行爲換取他的生命。……

啊，啊，他是正直而勇敢地死去的，不，他沒有

死，他精神却真的活坐起來了。……是呀，不

祇他一個，幾萬萬人都這樣準備以死來解放自己

，解放下一代……哈哈，勝利，勝利……萬歲！

松井：媽的，老胡塗也瘋了！

老萬：不，我沒有瘋。沒有了神經感覺的才會瘋，看不

見中國新力量發壯發展的人才是瘋癲的人，你們這

些惡鬼都是躺在棺材裏睡也不知的饕餮，我們終

於勝利的，瞧着吧，有一天哈爾濱的和所有關東

的老百姓都迫着要殺你們的。……啊，瞧呀，你

們身上的毒瘡都臭爛了，潰爛了，你們都會死得

乾乾淨淨！哈哈，中國萬歲！

松井：把這老傢伙一併囚起來，把死屍拖出去！

老萬：你怕這死屍嗎？他是我的兒子呢，他的靈魂已經

在哈爾濱的某些角落中復活了，你怕他會扼死你

呀！

松井：綁他出去！

老萬：綁就會噴嚏我嗎？哈哈，你們囚禁的只是無力的

老頭兒呀！

（幕下）

• 編後話 •

本刊因爲篇幅縮減了些，是以凡是約邀近朋友們寫稿，大都是用請求式的叮嚀：「請厚意地給它滋養豐富而豐富的短篇佳作吧！」因此這一期是短小的散文居多。

請翻開來看吧！裏面特輯裏七篇散文，都是寫得細膩流暢，清新活潑的。五篇詩選也是各有獨特的風格，是用精鍊的語言寫出的。由戰地寄來的「陳排長」一篇小說，故事動人，很可以向讀者推荐。

金玉先生的論文，題名是「文學的戰鬥與戰鬥的文學」是一篇五千餘

言的佳構，因爲篇幅所限，忍痛地留下半截，故願亦保留住下半截，特向作者致歉。

蒙雲、桂、湘等方的朋友們賜稿，或各應寫稿，更有正爲本刊撰稿，這股溫暖的友誼，是極得本刊同人感奮的。如果容許編者籠統說一點預告：下期起「文壇」上有名家的作品刊出，是文壇上老作家的作品刊出。

上期未完長詩「呼盧鳥之歌」，因作者最近出版長詩集「倦鳥之歌」，收入集內，不擬再刊，並希讀者見諒爲幸！

盧森
陳子般